



林子全書

十六



林子道德經釋畧自序



林子曰。經名道德者。皆所以言道
德深遠之意也。然而道也者。非他
也。土德之德也。上德之德。常道之
道也。常道上德。其可得而言乎。讀
者悟意而忘言。斯為得之。然道在
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

聖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
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天地
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天
地。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
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
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聖人。且
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
哉。有所於得乎哉。故道大者以其
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天地大聖
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
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
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能滌除
玄覽。而無疵。明白四達。而無知。乃

天乃道。沒身不殆。道之尊。德之貴。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能深矣。遠矣。
乃至大順。無為而無不為。余初讀
道德經。懵然而無知也。近一二年
來。稍有所悟。漫撰道德經釋畧。以
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時
萬曆戊子臘月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之對命者未也請正兆恩

述我丹並天出之真教重三天也

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道德經釋畧卷一

陳標校正

第一章

游天騏命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道。何以謂之常道而不可道也。何以謂之常名。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名也。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常。而武城王氏老子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

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指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才有形迹。終歸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聖智之類。是也。

宋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不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也。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億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

莊子所謂太一。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而安排。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無欲觀之。便是自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徼邪。或問何者謂之徼。林子曰。徼。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林子曰。何以謂之同出。而徼妙之所由以從出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異名。而徼妙之所由以得名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

之玄。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邪。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邪。余於是而知中庸之所謂未發者。其天地之始乎。發之於未發者。其萬物之母乎。故以天地之始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萬物之母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宋呂虛白講義曰。玄之又玄。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爲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始生曰作。作亦生也。

林子曰。夏忠矣。而夏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商則變而爲質。商質矣。而商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周則變而爲文。至於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物理之自然邪。而聖人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爾。故萬物之作也。謂之自作。固不可。謂之非自作。亦不可。萬物之生也。謂之自生。固不可。謂之非自生。亦不可。萬物之爲也。謂之自爲。固不可。謂之非自爲。亦不可。萬物之成也。謂之自成。固不可。謂之非自成。亦不可。此擊壤之民。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其是之謂與。

或問事矣。而曰無爲之事。其將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何以行之。老子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爲之事乎。無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不居不去。譬之有室可居。則有室可去。而我則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我則何功之有。我既無功可居。則亦無功可去。大抵老子五千言。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爲也。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爲渾融焉者也。則亦何美何惡。何善何不善之有哉。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或問何以虛其心。林子曰：實其腹而已矣。又問何以實其腹。林子曰：虛其心而已矣。林子曰：虛其心矣，而其志有不弱乎？實其腹矣，而其骨有不強乎？

林子曰：虛心弱志，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實腹強骨，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亦惟在我而已矣。

林子曰：夫爲之而有以爲，且不能治矣。而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者，何也？豈非順事無爲，以輔萬物之自然邪？

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之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爲之於無所爲，以輔萬物之自然爾。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王之舊政，故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豈非因邪？是乃黃帝

老子無爲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爲者。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冲。而又曰用也。豈不

以道也者道也。常道之道邪。冲也者冲也。

冲和之冲邪。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豈非道以和爲用邪。然此常道則盈滿於

天地間矣。而曰或不盈者。何也。蓋道本虛

也。而用之。其可得而既乎。故曰淵乎似萬

物之宗。其曰似者。何也。其至虛而至盈。淵

乎其不可測而知乎。何以謂之湛兮似若

存。其得而存乎。其不可得而存乎。何以謂

之誰之子。象帝之先。豈非無名而爲天地

之始乎。老子億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人也。故不得已爲之形容如此。

金華仙人曰。地戶天門。出入氤氲。綿綿昇降。臻襲飛根。透關過節。充塞乾坤。採集靈景。去其故氛。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旨。非仙不聞。能知冲用。飛昇崑崙。

嚴君平曰。冲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天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胖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

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

林子曰。天地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萬物。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萬物邪。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聖人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百姓

邪

林子曰。天地曰。我何以能生萬物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萬物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天地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聖人曰。我何以能生百姓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百姓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聖人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

林子曰。不曰天地不自以爲仁也。而萬物亦且以天地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天地之所以不仁。而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曰聖人不自以爲仁也。而百姓亦且以聖人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百姓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聖人之所以不仁。而聖

人之所以爲大也。

林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也。雖曰天地之道。有以生之矣。而非天地之道。真有以生之也。然則萬物之生也。其誰生之。生之者。生之也。天地之畜萬物也。雖曰天地之德。有以畜之矣。而非天地之德。真有以畜之也。然則萬物之畜也。其誰畜之。畜之者。畜之也。故曰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而聖人之所以父母百姓者。是亦天地而已矣。

或問老子之教。豈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教。何嘗與孔子異邪。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於隕霜不殺。春秋書之。豈不以四時自行。百物春生。天地無心也。又豈不以隕霜應殺。草木秋凋。天地無心也。夫孔子一天地也。天地之間。人民何其衆也。孔子亦惟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而已。故能盡天下之老者而安之。而老者亦不知其所以安也。盡天下之少者而懷

之。而少者亦不知其所以懷也。程子所謂
天地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聖人之
所爲也。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莫不尊親。則孔子何嘗身履其地。而
煦煦以必仁之也。此孔子之不仁而至仁。
以與老子不異也。夫豈惟孔子爲然哉。金
剛經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
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徧叩其
物。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
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鑄冶所用。致風之器。橐以皮爲之。皮
囊以爲風袋也。籥以竹爲之。袋口之管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豈吾身之中。亦有天地之間乎。亦有橐籥
乎。何以謂之虛。而又曰不屈也。何以謂之
動。而又曰愈出也。

林子曰。莊子之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者。天地之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天地以好生爲德。而萬物之所以生生者。其在於天地之橐籥乎。天地不知也。易之所謂乾道變化者。橐籥也。而性命爲之各正。太和爲之保合。而天地其知之乎。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而天地其知之乎。一陰一陽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而天地其知之乎。此乃天地之不仁。芻狗萬物之大義也。故曰。生而不有。故物之生也。天地不知也。至於死也。天地不知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天地本無心也。本無知也。盈天地間之物。何其多也。安得盡物而知之。盡物而仁之。盡物而生之也。余於是而知天地之不仁。天地之至仁也。然天地必物物而仁之。則天地不其勞乎。天地不爲也。豈曰天地不爲邪。而天地亦且不能爲之矣。孟子曰。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釋氏嘗有言曰。老婆心切。甚母以老婆之心。而責德於天地之驩虞也。

林子曰。堯舜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之宇宙。而唐虞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太和元氣之中乎。然天下至大也。人物至繁也。而堯舜惡得煦煦然盡天下之大而徧仁之也。是雖堯舜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仲尼以浩然之氣充塞於萬世之天下。而萬世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浩然之氣之中乎。然萬世至遠也。人物至繁也。而仲尼惡得煦煦然盡萬世之遠而徧仁之也。是雖仲尼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

講義。天以陽爲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陰爲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來無窮。譬猶橐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炁出。一闔則氣入。炁出則如地

炁之上昇。炁入則如天氣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也。元氣得以昇降。橐籥亦中虛也。風氣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入命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

林子曰。言之無本。則其言也雖多而亦可得而窮也。言之有本。則其言也愈出而愈

也。然未發之中。乃言之宗也。若其言也不從未發之宗發出來矣。能無數窮之病乎。林子曰。聖人守中。乃所以執橐籥之機也。此其所以而虛而動。而不屈而愈出者乎。莊子曰。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講義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修身至妙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

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帶與母臍帶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脫帶而生。亦由菓之受氣。既足。脫帶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口訣曰。懃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源。萬事畢。懃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內不出者。令往來之息。兀然注於中宮。炁海之內。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之。使息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下真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子曰。何以謂之谷。何以謂之神。何以謂

之不死豈吾身亦有谷與。亦有谷之神與。亦能不死與。

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林子曰。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也。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也。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也。易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爲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然則天地之根也。其在於玄之門乎。其在於牝之門乎。抑亦在於玄牝之門乎。知道者自能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綿綿若存。而又曰用之不勤也。豈繫辭所謂成性存存之義邪。孟

子曰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

講義。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大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无。輕清而浮於天。其字从无。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爲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爲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

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爲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

按道書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宮之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口通五臟。出入重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鼻爲玄。口爲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或問玄牝有定在乎否。林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玄牝之門也。故以玄牝爲有定在也。不可。以玄牝爲無定在也。亦不可。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以為身者。大身非身。虛空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先而存者。非大身之身乎。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十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故人不能外形氣以為生也。則亦可以百年之期而限之矣。若天地則能外形氣以為生也。豈得以十三萬五千歲而限之邪。此乃老子天長地久之本旨也。蓋氣則有時而

散而主乎氣以生氣者。則不可得而散矣。形則有時而壞。而主乎形以生形者。則不可得而壞矣。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以其不屬於形氣故也。

林子曰。老子此章口氣。乃爲我相而有私心者道也。其意以爲孰無私心。而欲以成其私者衆也。而卒未有能成其私者。故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太寧薛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美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闔闢之謂哉。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集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老子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信也。正以理人。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也。

夫子曰。此言言古本之事。謂萬而安。不為
頭。慎善報。夫卦不乖。始無大。

吾善也。心善能與善。言善計。如善也。事善

善也。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道德經釋略卷二

張德敷校正

第九章

鄭泓命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治也。

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
道之自然也。故日不中則不能昃。功成矣。

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昃之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林子曰。此乃帝堯之所以殂落。魂升而魄降也。而曰魂升者何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然則何以謂之載。何以謂之營。何以謂之魄。何以謂之抱一。何以謂之能無離乎。豈非形以載魄。而魂以營之邪。抱之以一。而其神自不離矣。余於是而知生而有所養也。不離體魄以抱一也。死而有所歸也。能離體魄以歸全也。

林子曰。深根固蒂。抱一而無離也。抱一而

爲天下式。無爲而無不治也。故抱一以理身。而身修。抱一以式天下。而天下治。

林子曰。魂魄之義。鮮有知之者。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曰。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是其言頗不類。覽者詳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始生曰嬰。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韻。短告。教專。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

口不噉。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西昇經曰。或炁尚龐盛。身即自多精。若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虛無本體。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

問。玄覽能無疵乎。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疵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天門本自開闔。以其口尚未能言也。至於口能言矣。則天門遂闔而不復開。或問有道之士。天門亦能開闔與。林子曰。有道之士。口雖能言。而天門之開闔。亦復如孩提時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以有為治生。生愈傷。以有為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

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音羶。埴音殖。周禮曰。轂者以爲轉利也。輻者以爲直指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爲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

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

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爽快之爽。喜好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鳩摩羅什曰。不知卽色之空。與聲相空。與盲聾何異。故目不視惡色。明也。目視惡色。而目固在也。不謂之盲。若心乎。心盲則目盲。以其無所見於道也。耳不聽惡聲。聰也。耳聽惡聲。而耳固在也。不謂之聾。於心乎。心聾則耳聾。以其無所聞於道也。

宋呂吉甫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也。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

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又曰：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而聖人去彼取此者，以取此無知無欲而虛靜也。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爲腹不爲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爾。若五色之足以悅目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謂驅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爲腹不爲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穀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薤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爾，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知之。林子嘗曰：聖人爲腹者，以實腹也。而爲腹

之真實義不可不知也。吳生曰：敢問爲腹之真實義。林子曰：乾爲首，坤爲腹，而腹之真去處者，衆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是乃聖人爲腹實腹微妙之真實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林子曰：有寵則必有辱，豈不以辱由寵而

生邪。故君子不以寵爲寵。而以寵爲辱者。非所謂寵辱若驚乎。有貴則必有大患。豈不以大患由貴而生邪。故君子不以貴爲貴。而以貴爲大患者。非所謂貴大患若身乎。

林子曰。夫寵。寵矣。而曰寵爲下者。何也。旣不以寵爲寵。而非以寵爲下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身。身也者。身之也。而曰大患若身者。似若以其身而身。此大患也。其曰寵辱若驚者。似若以其寵而取辱也。能無驚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爲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無身。無也者。無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

所不爲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卽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貴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寄天下。何以謂之愛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託天下。故我旣已貴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寄天下乎。寄也者。寄之也。寄百里之命之寄也。我旣爲人所愛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託天下乎。託也者。託之也。託六尺之孤之託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子曰。夫曰夷曰希曰微者。乃強名之也。
此三者本混然而爲一也。其可得而致詰
乎。旣曰混而爲一矣。無上無下。無暎無昧。
繩繩然徧滿於天地間。而不可窮也。雖曰
不可窮矣。然亦不可名。而曰復歸於無物
者。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其曰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者。何也。不謂之隱中自有費者在
乎。故曰惚恍然。道無始也。迎之而能見其
首乎。道無終也。隨之而能見其後乎。仰鑽
瞻忽。而不可爲象也。如此。何以謂之執古
之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非古與。何以
謂之御今之有。有生於無。道本無也。無無
則無以御有。何以謂之古始。蓋道生天地
也。旣曰生天地矣。不謂之天地之先乎。夫
莫先於天地。而曰天地先者。故曰古始。何

以謂之道紀。莫非道也。天地之覆載者道也。日月之照臨者道也。四時行焉者道也。百物生焉者道也。莫非道也。而至道之極。乃道之道。真常之道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在我矣。故道爲天地日月四時百物之紀。而道之道。乃爲道之紀也。故曰道紀。

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

集解。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

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皆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爾。

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

集解。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旣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也。渙。舒散也。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林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
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
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爲之也夫惟
其不欲盈也故能敝不新成而曰敝不新
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
新也而聖人之無欲無爲也則亦何敝何
新何壞何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死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知虛其能靜
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
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竝作吾以觀

其復。夫萬物雖曰竝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其根焉者也。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夫觀復而至於復命。乃始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而王者無私之道在我矣。惟王乃天。而天無不覆之道在我矣。此虛靜真常之性。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我既得虛靜真常之性矣。身雖沒焉。而虛靜真常之性。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来居。

老子億。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之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篤。非有兩事也。故虛曰致。靜曰守云。

林子曰。何以謂之公。乃王。楊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第十七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吳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

老子億。太上聖人。以道化民。無爲者也。民亦與之相忘於道化之中。僅知有之而已。所謂皞皞如也。其次則未免於有爲矣。有爲則有德可就。故親之。有功可述。故譽之。又其次則以法把持天下者也。天下雖不

懷其德而尚知畏其威。上下猶相維也。下此則昏亂之君。竝與其法而壞之。而天下之人。始潰然離叛。肆其侵侮。而不可復揀矣。

信不足。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林子曰。何以謂之信不足也。畏之侮之。豈非其信不足邪。故曰信不足。有不信。而猶然貴言者。何與。然而貴言。不如貴實。大道自然。至德不德。不言而功自成。無爲而事自遂。則百姓自能信之。安知其不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爲太上知有之。至治也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子曰。何以曰大道。何以曰仁義。何以曰大道廢。而有仁義乎。蓋聖人之教。本大道而行仁義。而後世之學。爲仁義而廢大道。

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
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
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性而以利爲本
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
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
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中庸曰。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是觀之。道原於
性矣。性原於命矣。原性原命。謂非大道而
何。若也不知性命之微旨。不知道德之要
妙。而以非仁之仁以爲仁。非義之義以爲
義。則亦不免失之鑿。而落於意見之偏。其
不爲楊墨告子之仁義者。幾希。而大道從
此廢矣。

集解。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
仁義爲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
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之道也。
仁義者。有爲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

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而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旨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林子曰。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智。故智也者。聖之智也。書曰。睿作聖。聖也。而睿非智乎。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又曰。堯舜之智。若非有堯舜之聖。其能智乎。故智而不本於聖。而非所以爲智也。聖而不本於善。信美大。而非所以爲聖也。非聖而自以爲聖。則失之怪。非智而自以爲智。則失之鑿。老子曰。絕聖棄智。非以絕聖也。絕其非聖而聖。而入於怪也。非以棄智也。棄其非智而智。而失之鑿也。

林子曰。聖智之名非不美也。而聖人之所以聖。智人之所以智者。都從道德虛無中來爾。而曰絕聖棄智者。豈非其先道德而後聖智之意邪。經曰。五帝書象。蒼頡造字。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鄒姓者。覽道德經絕聖棄智有疑問。於林子曰。棄智姑且未論。若聖人乃天下後世之所望而震者也。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且不敢居如是。而老子曰。絕聖者何也。林子曰。子曾徧覽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舉聖人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豈有舉其教以教人。而固輕絕之邪。於是鄒生歸。覽五千言。乃以林子之言爲然。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或問。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論語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又不觀之孟子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老子曰先道德而後仁義。非以仁義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仁義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仁義之根於心邪。余亦曰先道德而後孝慈。非以孝慈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孝慈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孝慈之根於心邪。夫孝慈仁義。雖皆本於道德之所從出者。然而孝慈本也。實也。而曰民復孝慈者。以悖本也。以貴實也。若也不孝不慈。則是本實之先撥矣。而曰能仁能義。未之有也。由是觀之。老子之學。何嘗與孔孟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所以絕仁棄義者。豈非以其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與。或者疑之。林子曰。老子之意。以爲我而道德矣。則當仁而自仁。當義而自義。何以棄絕仁義爲哉。然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而孔孟則固與之邪。必不然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子曰。豈非所謂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不爲盜邪。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老子億。聖人以此三者。皆爲文之虛而不足。不若質之實而有餘也。故絕此而屬之於彼。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子曰。此言令有所屬。以返太朴。以復洪荒之無事也。

集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美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